

人世间

在角色身上重温旧日时光

充满温暖力量

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

1969 1972 1976 1978 1981 1988 1992 2002 2005 2016



原著拿下了茅盾文学奖，导演是擅长现实题材的李路，编剧是陈道明和周梅森共同推荐的“中国婚姻第一写手”王海鸰，还聚集了雷佳音、辛柏青、宋佳、殷桃、丁勇岱、萨日娜、宋春丽、张凯丽等实力派演员……早早定档央视一套黄金时段跨年大戏。开播前，就猜想《人世间》该是好看的。但未承想，《人世间》那么好看。那么真实、细碎、平凡，却又这般充满了敦厚、坚忍、悲悯的温暖力量。

时代缩影

《人世间》到底好在哪里？首先，好在它的宏大、壮阔。梁晓声的原著，115万字。比起许多当红网络小说，并不算宏大，但却值得“鸿篇巨制”四个字的概括。故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。写的是北方省会平民区里周氏一家三代、十几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，串联起的是上山下乡、三线建设、推荐上大学、知青返城、恢复高考、出国潮、下海、走穴、国企改革、工人下岗、个体经营、棚户区改造、反腐倡廉等时代关键词。评论家说，这是一部“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”，电视观众说，“那个时候就是这样，一样一样的”。

电视剧已经演了大半，城市平民、政府官员、知识分子、国企工人、个体商户等各色人物逐一登场，错落有致，各有面貌。观众跟随着周家三代人，一起回望我们走过的路。人世间，从来都充满艰辛与磨难，所幸无数像周家三代这样的普通人，以自己的宽容、耐心、坚忍、体谅和信念，守护着得来不易的幸福，既不逆来顺受，也不怨天尤人。也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中国人，用自己的温柔敦厚推动了历史的前行。

其次，《人世间》更好在它的细微、平凡。

细在每一件道具。除了搭建起四万

平方米的景，剧组还征集了很多旧物件，一千多平方米的道具库里塞满了老海报、旧挂历、老衣服。看到周秉昆（雷佳音饰）身上那条接了一次又一次，颜色参差的粗毛线裤，便仿佛看到了旧日时光。

细在每一个人。全剧百来个角色，有的叫人心疼，有的叫人来气，有的甚至叫人恨得牙痒。最近更新的剧集里，面对养子周楠被告知道了自己的身世，观众替周秉昆和郑娟难过、着急、生气，也忍不住在社交媒体吵吵嚷嚷。这背后，其实是一个又一个鲜活、真实的人物，面对诱惑和变化，有人自私、拧巴，甚至不择手段，也有人始终恪守正义和善良。

经历人生

“我就是周秉昆，我一定要演，我必须演！”在和出品方见面时，演员雷佳音就强调自己和角色的契合度绝不只体现在外形上。他在鞍山长大，小时候家住工人大院，那段日子是他最快乐的回忆，也是他东北情结的根源。在《人世间》的时间线里，周秉昆生于1953年，雷佳音的父亲就是那个年代出生。雷佳音父母所在的国企也经历过改革，母亲也下过岗。对他来说，《人世间》就是父辈的生活，里面的人物原型都刻在他脑子里，“我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想法，拍完以后也是给我爸妈留一个念想。”

演完之后，他发现跟着角色经历人生

最大的痛楚与悲戚，“仿佛小半辈子过去了”，也发现那个久久没有解散的工作群里，自己又多了一群亲人，“大多数戏，下了戏，就管对方叫‘老师’，但我们这个戏，摄像机关了，我们还是很自然地叫爸，叫妈，就真是一家人，特别融洽。”

与雷佳音不同，演员殷桃不仅出生在重庆，没住过炕，也不怎么会说东北话，与郑娟个性方面相似度也很低。但殷桃甘愿为这个角色做很多努力，比如早早啃完原著，一点点走进她的精神世界，比如通过外部形态不断靠近，摸索人物的感觉。殷桃很想要塑造好这个人物，因为“郑娟这个真正的普通人，拥有最不普通的力量。这类人常常被忽略，却值得被书写。”

殷桃一直都偏爱现实题材作品，她说，与曾经出演过的一些现实题材年代戏相比，《人世间》中的人物更普通，“戏里有很多是普通人的生活，很少有强情节的东西，而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对拍或者是演来讲都是最难。”

的确，无论是小说，还是电视，创作者驾驭跌宕起伏的内容相对容易，但《人世间》里的人物却非常平实，主人公们没有光环、不开外挂，踏踏实实地拼搏，平平淡淡地生活。但，于人间烟火里，我们看到的是道义和担当；在悲欢离合中，创作者共同抒写的是情义和正直。

首席记者 孙佳音



以孤独为靶 箭箭伤心

话剧《酗酒者莫非》开启新一轮巡演

当张加怀扮演的青年莫非，坐在轮椅上，艰难地用双手抱起双脚，缓慢而哆嗦地一一穿上长裤、衬衣长达两分钟的时候，就可以感受到《酗酒者莫非》这部话剧的时空与节奏，与当今社会秩序的“快”和戏剧生态的“急”，格格不入。前昨两天，由波兰导演克里斯蒂安·陆帕执导、改编自史铁生的《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》的话剧《酗酒者莫非》在大剧院上演。这部第三次在沪上演的话剧，从6个多小时浓缩到4个多小时，开启了2022年度国内巡演之旅。

在剧中客串警察的李默然之子李龙吟透露，2017年陆帕在中国执导了该剧之后，近两年来受疫情影响无法现场执导，但是“我们的每一次排练、每一次演出，都会现场直播给陆帕看，然后他不断地提出各种修改意见。我们已经在摸索出了一套远程导演的工作方法。”陆帕在林林总总的中国故事里，选择了从未被改编成舞台剧的《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》，并真的在舞台上实现了史铁生生前的“设想”——舞台上竖着一块几乎等同于天幕大小的屏幕。屏幕上的影像与舞台上的人物经常交流。这块屏幕上还有一扇门，当演员打开门进去之后，屏幕上就显现出“门后”的故事；抑或屏幕成为舞台上发生的故事的另一个视角，让舞台时空的表达更

为丰富多样进而复杂深刻。电影与舞台，就这样融于一体。

“陆帕不是单纯地改编史铁生的这篇文章，而是让我们几乎把所有史铁生的作品都翻译好给他看，然后，他从那么多文字里找到‘酗酒者’这个角度。”李龙吟说。借着“酗酒者”之口，这部《酗酒者莫非》与当下大部分本土舞台剧全都反着来——反情节、反悬疑、反唱唱跳跳、反沉浸式设计……

该剧基本是以酗酒者的思绪为结构，中年莫非喝一口酒可能会回到青年时代，也可能回到童年时代。中年莫非遍尝孤独之苦，面对青年、童年时的自己，禁不住告诫他们避免孤独之路是“不要长大”，可青年人、儿童怎么可能相信？依然准备乐观奔赴将来……下半场里，已经死了多年的莫非去拜访年迈的妹妹——老年妹妹也十分孤独，开门没认出“陌生人”但依然请他进家门，进了家门发现她与9只猫相伴，自称“一家十

口”。这部戏每一个场面、每一句台词、每一个故事都透出人的精神困境，因而始终在展现各种悲苦的“状态”，并不存在扣人心弦的情节推进、悬疑侦探……

该剧最大的艺术指数还是在于戏剧时空营造出的力量。孤独，贯穿在台词、动作、故事、场面里，也贯穿在舞台美学空间里——当莫非回忆起父母，天幕的屏幕上出现顶天立地的父母黑白婚纱照。莫非一手挽着莫非，内心独白是：“我能离开吗？我现在能走吗？我现在不走是不是就没有机会走了？”在刹那轰鸣声中，图像消失不见。这一场面，完全可以对应莫非先前的台词：“我不要你们在不相爱的时候生下我……”孤独仿佛是一种遗传，又是一种不可躲避的命运……

据悉，之所以浓缩到4个小时的版本，是因为要符合一些欧洲戏剧节的演出时长要求。但也因此更为精准地以孤独为靶，箭箭



伤心。陆帕说：“戏剧如果不能引起观众的思考，戏剧家是没有存在的必要的。”这一出发点，造就了这部戏的魅力。因而，他的各种“反”当下中国戏剧“潮流”的表现，弥足珍贵。

本报记者 朱光